



南岩:故乡山水诗意盎然

□王雁枝

有人说,乡村的土壤,是人们灵魂的伴侣。而我还觉得,故乡的山水田园林,那是寄托与唤醒乡愁的一种载体吧!

故乡的那山、那水、那田园风光,是少年时期追逐梦想的游乐场;青年游子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;暮年老矣时,灵魂回归的根脉和宁静淡泊的憩息港湾。

岁月流经了720余年的故土,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、福建省金牌旅游村——南岩古村,历史悠远,底蕴深厚。田园风光,诗意盎然。仙山顶、莲花芯、过山岗、琵琶丘,每处地方,都留下过自己,心怀感念的足迹与思绪万千的遐想。

清晨时分,登临南岩古村背后的仙山顶,可以欣赏一下瓦窑岗方向的山头,太阳初升时,喷薄而出,金光耀眼的日出美景。俯瞰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的云上山村,映入眼帘的依然是,粉墙黛瓦的古厝,鳞次栉比,震撼心灵;屋舍井然,炊烟袅袅,让你感知到古村冬日里,最暖心的人间烟火气;高高的马鞍墙,错落有致,线条优美流畅,透着几分古朴几分优雅。涵洞水吧、亲水池、仿古木构长廊、福人号召文创精心打造的奶茶店、南岩轻食共享空间、南北台货铺等多处新的打卡点,一一赫然入目。那是融入古村的新元素,与时俱进,充满时代潮流的气息。古老与现代,传统与时尚,相互融合,交相辉映。居高临下,眺望村子的面前山,那里就是儿时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捉迷藏、玩“工兵挖地雷”的“游击”之地——过山岗。掩映在竹林中的过山岗,那里有一座

水田,面对着古村,层层叠叠,向山脚下延伸。竹林深处延伸。秋收季节,金黄色的稻浪,从山岗上倾泻而下,那种景观,真是美不胜收。过山岗的顶端有一丘大田,形态特别好看。高出水田的部分,是个圆形园地,与圆形水田的布局搭配,就像圆桌上搁着个大转盘。由于水源无法到达那里,这个突兀的“转盘”上,种植着绿油油的茶树,与水田里金灿灿的稻谷,形成色调的强烈反差,有种“鹤立鸡群”的视觉冲击力。站在仙山顶最高处,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气势。蓦地转身,背对着村子,朝潭川方向远望,眼前豁然开朗,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。十里长溪,宛如飘带,蜿蜒漫舞,澄静如练。包括闽东第一高峰白云山,浙江泰顺龟湖在内,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山水田园和村落,都在自己的视野之内。人间仙境,飘飘欲仙之感,油然而生!如此天然而成的诗意图之地,不就是神仙都会流连忘返的仙山吗?

下了仙山顶,来到了东岔头,继续向东翻越樟山山脉一座山的陡坡,经过双心坪,沿着新修的沙石子铺面的机耕路,往东北方向行进2~3公里,就到了莲花芯。

莲花芯,乃南岩古村王氏先祖,几百年前开山造了上洋丘一丘面积达6亩多,正常年景能产稻谷五十多担的大水田后,山顶余下部分的一个山峰。之所以取名莲花芯,是因为此处向四周延展的山脚,酷似莲花的花瓣,中间被托起的山峰形似莲花芯。历代的古村人,都传说这是一方风

水宝地,能佑护和造福桑梓。莲花芯与南岩古村,正好面对面。伫立山头上,视野开阔,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南岩里外村、外洋和洋山自然村,以及兴建中正拔地而起的南岩新时代农村社区(南岩新村)的版图。层峦叠嶂,蔚蔚郁郁。四处村落,就像并驾齐驱的四驾马车,奔驰向前。有了新一轮乡村振兴的赋能,和省金牌旅游村优惠政策的助力加持,南岩古村的面貌,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南岩古村的先祖们,在距离莲花芯一公里处,花了多年功夫,依山就势挖掘出来的一丘田,面积将近3亩地。这丘田的造型特别好看,“颜值”非同一般,极具艺术欣赏魅力。从高处往下看,活脱脱是天造地设一把巨无霸的琵琶琴,也很像超级葫芦瓢子,村里人都习惯称之为“琵琶丘”(也有人叫“葫芦丘”)。耕种此丘园地的主人告诉我,她在琵琶丘上栽种了茶叶新品种“福鼎大毫”,每年能有四万多元的进账。是啊!古村的这把古老“琵琶琴”,已经奏响了振兴乡村的时代进行曲。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令我有许多的感慨和联想。仙山顶、莲花芯、过山岗、琵琶丘,或形似、或神似、或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寓意。我感念先祖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,为后人留下这些宝贵的精神与物质财富,造福后代,惠及子孙。感佩先祖的智慧与想象力,赋予故乡的山水如此诗韵的称谓。

故乡的这方山水田园,魂牵梦绕,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心田!

莫大焉!功其高焉!

纵观全志,特点有三:《棠溪记忆》的撰修体裁、章节编排、篇目设计等,周密详尽,体例完善,此为一也;《棠溪记忆》纵述历史,横陈现状,较为全面、客观地记录了棠溪村的历史演变和社会风貌,内容丰富,史料翔实,此为二也;《棠溪记忆》文笔简练,通俗易懂,真实地反映了棠溪村古朴的民风、醇厚的民情;有趣的民俗和独特的民居,弥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,故土情深,特色鲜明,此为三也。

“修志问道,以启未来”。《棠溪记忆》村志传承着地域文化,延续着族人血脉,具有“资政、史存、教化”的功能,它不仅为棠溪子孙提供了寻根问祖的可靠依据,更为棠溪人建设美丽乡村起到了激励的作用,故而是一部难得的乡村志。

夫大愿初成,虽有遗珠之憾,然瑕不掩瑜,愿当世者惜之,后来者续之。谨为序。

我曾在山区工作过一段时日,经常下乡住家。那时,山村经济落后,生产条件差,一人夜,挨家挨户,都仅点一盏桐油灯照明。

桐油盏,是用小木条或小篾条钉成方架,架上有的安小陶碟,有的放小铁盘,盘中盛桐油,一根白通草泡在油中当灯芯。聪明的山民为它编创了一条谜语:四柱四方方,架上安金缸,白蛇水下过,水面放毫光。风趣的谜语,隐存着桐油灯生动的形象。

桐油灯光脆弱,冬夜掌灯时分,家家户户就关门关窗,唯恐山风袭进屋拂熄了灯火。这样,虽然挡住了风,却遮住了光线外泄。山村的夜色就黯然冷寂了。

当然,冬夜里,偶尔也能见到一星点亮光,那是生产队长手执松明火把,顺着老渠巡水的光影,恍若萤火虫在草丛中游弋。难得看到,大队办公室开会,点亮煤油灯漏出的光线,像寒星在夜幕中瑟瑟眨眼。

不过,最让我怀念的还是,在农屋中,和乡亲们围坐在桐油灯盏旁,谈生产谋生计的情景。不时跳跃的灯花,多像热情的主妇为我们泡茶续水时,脸上绽放的笑容。桐油灯光,桐油灯花,常常摇曳在我心中……

后来,我调离山区到县城工作。睽隔多年,在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一次下乡,有机会重访了当年住宿的山村。故地重游,百感交集,欣喜地看到老山村发展的新迹象。在村外的溪流上,拦腰建起一座小水电站。村头村尾,办起茶叶初制厂。这应该是小水电带来的产业效应吧。

陪我走访的村支书高兴地说:“现在夜晚,村里村外再不黑魆魆了,大家告别了点桐油灯的日子,家家屋里都悬挂着明亮的电灯,村道上的路灯,从村头照到村尾,老人外出也不用担心啰!”



山村灯火

□卢腾

我们边走边谈,村支书指着一座座小厂房,又风趣地对我说:“这工厂的隆隆机声,响彻山间,晚上连野猪都不敢进村了,你说,山村还会静寂下去吗?”

最后,村支书带着美中不足的遗憾说:“小电站电量有限,制约了产业发展,希望国家电网的大电量早日输进村,助力山村经济增长。”

我记住村支书的嘱托,回城后,及时向县上汇报山村群众的要求。

前不久,当地电视新闻播放,我曾经留宿过的那个老山村,被评上美丽乡村啦!看了新闻画面后,抚今思昔,我在激动中萌起重访故地的念头。没想到,第二天,当年的老支书就安排他孙儿开车来,接我进山驻村观夜色。

老山村的新夜色,出乎我想象之美啊!

老山村的夜景又换新貌了,村里,新楼房、老农屋中,过去悬挂的小灯泡、长灯管都淘汰了,现在新装的顶灯、壁灯、廊前灯,全是各色各样的节能灯,灯光一亮,如同朝阳照进屋,令人赏心悦目;宽敞、洁净的村道旁,竖立着一杆又一杆太阳能路灯,路灯点亮,犹如皓月当空照得路面霜白雪亮;建在村前,供人歇息休闲的长廊亭檐上,环绕装饰着一圈五彩斑斓的彩灯,夜色中绽放光彩,恰似一幅瑰丽的彩虹横卧在山门上……

再眺望村外白茫茫的山野,又让我大开眼界。在茶园、果园中,和反季节蔬菜生产大棚外,矗立着一根又一根高高灯柱,柱顶托举着一盏盏白炽灯。老支书告诉我,这是太阳能无公害吸蛾灭虫灯,装上这种灯,田园中就不用洒农药杀虫了。望着一群群趋光的飞蛾、飞蚊,在光盘上乱舞翻飞的景象,我深深感受到科技的威力。

新时代的山村灯火,辉煌灿烂,魔幻神奇呀!

古往今来,国有史,家有谱,府县有志。人生有家,家居有所。人类聚集,形成村落。生养之地,情之所寄。盛世修志,此乃善举。故记乡村之变迁,循乡风之传承,知乡俗之绵长,感乡贤之颖达,诚为众望所归,乡人所愿矣。

潭头镇棠溪村,地处闽东山区,古称“棠濑村”也。原为众村之首,现民三千之余。

斯地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。气候宜人,山清水秀。交通便利,物产丰腴。文化鼎盛,人杰地灵。村中的古榕、古街、古井、古民居、古廊桥成就了这般古色古香的古老村庄。惜乎历来无村史之传世,任其湮没实乃一大憾事矣!

几千年来,村庄就像深植于中华大地的大树,系华夏民族之魂。编纂村志,就是探究与保护那古老的根系。而今国运昌盛,政通人和,百姓安居乐业。幸有村委会之鼎力,贤达之士之倾力,父老乡亲之合力,更有编者搜集之苦,编撰之累,终成《棠溪记忆》,善

一部难得的乡村志书

——《棠溪记忆》序

□林容华

